

# 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3年1月22日 星期日 第948期 | 新民晚报 | 首席编辑: 吴南瑶 视觉设计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wup@xmwb.com.cn



时间从虎年跨到了兔年,当人们赞赏、分析着黄永玉先生画的两枚兔年邮票时,先生度过了他99岁的生日,和家人喜迎春节。亲情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,本刊特邀作家杨晓晖与黄永玉先生的女儿黑妮,穿越时间的闸门,看看治愈了无数读者的黄永玉先生的温暖家事。

——编者

## 黄永玉 99 亲情如画

◆ 杨晓晖

### 1 笑治百病

蓝色的兔子,神秘的笑容,写信的架势……当人们为着黄永玉先生仍然不走寻常路子,并纷纷猜测此蓝的意味之时,黄永玉先生的女儿黑妮却道出了原委。原来她小时候邻居家养的兔子就是蓝色的。“獭兔,灰蓝色,毛渐进,个头大。”

在罐儿胡同住着,非常岁月,“家里不比从前热闹”,黑妮回忆:“桌子底下三狗一猫,另一边还有两只随时蹦到爷爷身上卧着,抱团取暖的。”黄永玉先生对于各式动物的喜爱、熟悉与亲近,在画家与作家之中都是少见的,这使得他一生远离教条,汲取自然精髓,生气勃勃,无论绘画还是文字,都充满了原创性。古人云:“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”“动物比人好,动物不打孩子,人常常打孩子。”黄老师的幽默。

北京融德画廊的孙世平先生请黄永玉先生画生肖挂历已经有近20年的历史了。在《十二个十二月》一书里,黄先生风趣地写道:自画猴子邮票36年后,又到画猴子邮票之时,他九十二三岁了。“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画猴子,朋友哄我说:‘不老不老,你起码还有二十年好活,再画一圈猴子还有找头……’”

上一轮的兔子挂历,“我不吃窝边草吃什么?”“月亮上造假药最保险。”“上了乌龟的当。”——那些兔子漫画像黄先生其他的动物画一样令人忍俊不禁。比如老鼠:“我丑,但我妈喜欢。”袋鼠:“根据我的教训,子女要有出息,不能养在口袋里。”麻雀:“我喜欢拿别人的小是小非来锻炼口才。”今年的兔子挂历,十二张兔子画没有一张与过去重复的,既萌态又审美,兔子恣肆张扬的生命力好像要从画面中蹦突而出。

这次住医院时,挂历就挂在黄先生的病房墙上,黑妮用一个橙子做了兔子的头部,搁在倒置的玻璃水杯上。三维的橙色兔子,与封面

上父亲画的两只笑口大开的白兔子构成了一个既喜乐又安宁的世界。“只要有一点劲儿,就要画画。劝不住,只能分分钟盯着。”但黑妮是矛盾的:画画也是父亲最开心的事啊!

张新颖《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》一书中,记载他与黄永玉先生的见面,黄老师说起自己吃饭的口味,“像我的文化一样,都不是正统的,有什么吃什么。医院的饭我也能吃,我跟你讲。我一个朋友,我去医院跟他住了几天。我朋友说,这个饭,你怎么也吃得这么欢。我开玩笑,我说,一个人每天能对得起三顿饭就不容易了。”这场面令人想起人家送沈从文草帽,他躺在床上就笑盈盈戴上。创造力如此丰富,同时又惜情惜时。

2021年11月,黄永玉先生给他的诗歌集《见笑集》中的每首诗都配了精致的画,两周时间画了160幅插图。2022年3月,黄老师接受央视采访,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办“诗与插画展”,视频上亲自朗诵诗作,接待四方朋友,著作再版,兔年邮票首发……他一直跟我们一起。—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个时刻,我们认识到:幽默精神、喜剧才华可以治疗百病。

### 2

#### 天佑吾家

“明早六点半陪我爸爸去医院复查。我还有点咳嗽。”“复查可顺利?要这么早去医院,辛苦!”“九点二十就回家啦!一切都好,谢谢惦记。”“肺是正常的了。”这是1月5号、6号我与黑妮的微信。

这几年,黑妮从意大利与北京两边跑的生活改变成全年住北京,在顺义太阳城照顾父亲的日常,陪伴父亲出席文化活动,接待父亲的访客。哥哥黑蛮在香港更多地照顾母亲。见过黑蛮的周克希先生说,黑蛮也是天生具有幽默感。父亲的文稿总由黑妮电脑打字,出版方有看不明白之处,再由黑妮询问父亲后仔细回复人家。父亲画到深夜,黑妮准备好宵夜。苏打饼干上抹奶酪,天热的时候再加上一根冰棍。还有巧克力、香蕉,黑妮做的醉鸡。从黄永玉先生的文字里知道他滴酒不沾。

黄永玉先生67岁时在翡冷翠住过大半年,在黑妮家邻近的“莱颇”,租了一套幽静的房子。这段

在海外既创作又享天伦之乐的时光,黄先生写生、观景、看名人故居、与邻居交谈,黑妮当翻译。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一书记载了那段美丽的日子。美妙的文字与美妙的插图,至今印刷了近十次。并且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。“女儿做了湖南湘西鸭子,干烧豆瓣鱼……客人战战兢兢地探索,吃上一口之后接着就是猛攻,看起来就是欣赏得很。”父女俩的“互动”经常十分精彩。“前几天我忽然想到一件事,问黑妮:‘意大利的小孩穿不穿开裆裤?’黑妮大笑说:‘不穿。’黑妮和意大利科学家彼得·奥莫德奥的女儿玛利亚是好朋友,多年一起在湘西、贵州、四川做扶贫工作。彼得·奥莫德奥在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意大利版的序言中写他的好朋友:“遗憾、愤怒和忧郁都不适用于永玉。永玉对我们说过他在养猪场受到的‘再教育’,对他而言,不过是一次荒谬的经历,

对此他并不感到愤然,只是感到好奇;他很乐观,甚至还感到生活丰富多彩。”

在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的后记里,读到黄永玉先生这样的文字:“女儿小时候对我说:‘爸爸,你别老!你慢点老吧!’她都大了,爸爸怎能不老呢?女儿爱爸爸,天下皆然。”

“文化大革命开始时,她大约八九岁。热火朝天的动荡,我每天乖乖地到学校去接受审讯和监督劳动。女儿也承担着过分的恐惧和不安。一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,她站在阴暗的屋子中间轻轻对我说:‘爸爸,你别自杀,我没进过孤儿院啊!怎么办?爸爸!’我拍拍她的头说:‘不会的!孩子!’——为什么如此白描的文字却使人泪涌?

2015年张新颖的《黄永玉先生聊天记》一文里,谈到木刻的板子,黄永玉先生说:“还有一些,很多没有了。所以,我给儿子,最近写个纸条给他,我说老爸是,半辈子是一把一刀地铲;‘文革’以后呢,一笔一笔地画;现在这十年间呢,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。这一辈子就是这样。”



■ 99岁黄永玉绘2023年一月月历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下旬,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孩子被送到祖国最南边或最北边的农场扎根,或是插队落户当农民。一家五口分别居于大江南北的四个地方一点都不奇怪。为了让家人知道各自的情况,写信成了每家生活的一部分,一封信要辗转三个地方。信封、信纸、邮票变成特需物品,销路应该一下子就上升了,不过当时没人统计。

我们家只有父亲去了部队的农场,坐火车一个晚上,黎明前可以到,虽说不远,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。但我们每个星期都能收到他的信。一年多之后,有了一个去农场看望父亲的机会,母亲决定让我前往。我们先写信知会了父亲,为了保险起见,出发的头两天还拍了个电报过去。电报在我到了村里第二天才到达,可见信比电报靠谱得多。信到达的前后顺序打乱了,也不一定是坏事,母亲把黄新波伯伯去世的消息写给父亲,之后得知是误传,赶紧写信更正,好在两信同时到达东陈村。父亲还没来得及哀伤就释然了。

母亲善写信,走笔飞快,被父



■ 小时候的黑妮

亲称为写信大王,她不光给父亲写,还写给我的大姨,二姨、三姨,几个小姨,两个舅舅,在广州的外婆,湘西的奶奶,叔叔,老朋友。我也就经常跑马路对面的综合商店购买信封,信纸。航空信封不太好买,要去文具店,航空签儿也得在邮局取。平邮邮票八分,航空一毛。这些都需要事先准备一些的。还有深绿色的圆形邮筒,有的挺高,那个塞信进去的口是个不宽的缝,一点都没考虑到寄信的往往是小孩。母亲来意大利住我家,家在村里,下山五分钟就到了市中心:邮局、商店、饭馆无一不全。她每日忙着,一如既往写信给五湖四海

的亲朋好友,又担心“穷乡僻壤”的村子通信不畅,为此我特别请邮递员当着妈妈的面,把安装在我家对着大街墙上的红邮箱打开,将她刚扔进去的信取走,母亲看着,终是不舍。

我们搬进四合院,很快跟邮递员交上朋友,他名彭斗,后来《北京晚报》报道过他,才知道其原名彭十升,跟他小时候的身世有关,粮食和命拴在一起的日子啊……彭斗叔叔,我们这样称呼着,他在门口吹哨一声谁家谁家有信,我们就乐了,赶紧往院门口飞奔。

罐儿胡同后来改名京新巷,胡同不长,二三十米,左边两个院门,往右拐弯还有一个门,右边三个门,一个门里住着不少户。我们院门在左数第二个,斜对面院子是胡同右边的第三个门。都是邮局员工和家人。院子里有几个比我小点心的孩子:奶精、小二、小兰,能玩到一块。小二小兰他们家养了兔子:獭兔,灰蓝色,毛渐进,个头大。小二横着抱,坚持不了一会儿就得放下,是真大。

冬天进入我们生活的第三个年头了,亲朋好友往来得谨慎,家里不比从前热闹,但也都像母亲以往经常挂在嘴边的:各神归各位。什么都不快的时候,给了细细品味的机会,因为慢,才有了期盼,信写完放进信封,封上了口,也是等回信的开始,就已经开始高兴了。

写信,寄信,收到信的喜悦,还有多少人记得呢?刚写完信的兔子,钢笔攥在手里,信封已经准备妥当,只等扔进邮箱,这个邮箱不等于现在手机上的邮箱,应该是深绿色的,有圆直筒形,有方形,大街小巷,拐弯的地方都能找到。不过这兔子还没去,“他”想起远方的收信人收到信有多高兴,“他”就有多高兴,所以就笑了。开心笑着的兔子是蓝色的,让我想起儿时抚摸过的大獭兔,回忆起以往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。

### 信

□ 黑妮